成功绝活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乃蛮的玛丽亚（1）
- 乃蛮的玛丽亚（2）
- 乃蛮的玛丽亚（3）
- 乃蛮的玛丽亚（4）
- 乃蛮的玛丽亚（5）
- 乃蛮的玛丽亚（6）
- 乃蛮的玛丽亚（7）
- 乃蛮的玛丽亚（8）
- 乃蛮的玛丽亚（9）
- 乃蛮的玛丽亚（10）
- 乃蛮的玛丽亚（11）
- 乃蛮的玛丽亚（12）
- 乃蛮的玛丽亚（13）
- 乃蛮的玛丽亚（14）
- 乃蛮的玛丽亚（15）
- 乃蛮的玛丽亚（16）
- 乃蛮的玛丽亚（17）
- 乃蛮的玛丽亚（18）
- 乃蛮的玛丽亚（19）
- 乃蛮的玛丽亚（20）
- 乃蛮的玛丽亚（21）
- 乃蛮的玛丽亚（22）
- 西方来的旅人（1）
- 西方来的旅人（2）
- 西方来的旅人（3）
- 西方来的旅人（4）
- 西方来的旅人（5）
- 西方来的旅人（6）
- 西方来的旅人（7）
- 西方来的旅人（9）

- 后宫诞生（1）
- 后宫诞生（2）
- 后宫诞生（3）
- 后宫诞生（4）
- 后宫诞生（5）

乃蛮的玛丽亚（1）

卷一草原霸主

一乃蛮的玛丽亚

1187年，十字军从耶路撒冷撤退了，自1099年以来一直占领这个地方的十字军终于精疲力竭，放弃了对它的统治。

胜利的伊斯兰军，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大展宏图。

"耶路撒冷是座山，从这座山上可以看到新的景色，前人从未见过的景色。"萨拉丁抚摸着胡须说。虽然这是他每次获取新土地时使用的口头禅，但仔细聆听，会注意到这次增加了新的说法："前人从未见过的景色。"

书记员伊曼德·伍登注意到了这点，他问："您要听听来自东方的语言吗？"

萨拉丁反问："有会说东方话的人吗？"

真是明知故问，书记员这样想着，嘴里却回答说："有一个从乃蛮来的年轻修女。"

"嗯，乃蛮啊，这个国名我经常听到，那就听听乃蛮的修女怎么说吧。"

"遵命。"书记员强忍着笑，表情古怪。他的主人转过身去，装作没看到。

这次战争的俘虏中有位姿容绝世的乃蛮修女已经众所周知。她太美丽了，因此命运只能由主人萨拉丁来决定，这也是伊斯兰士兵的普遍想法。

在亚洲的内陆地带，除乃蛮外，还有不少像克烈、党项等拥有众多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的部族。他们有时会让本族的妇女和子女等到基督教国家留学，同时也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远离本国的政治斗争。

在君士坦丁堡、罗马等地，经常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克烈、乃蛮的贵妇人。这个乃蛮的玛丽亚，就是在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被伊斯兰军队抓获的。

玛丽亚虽然十六岁了，脑海中对父亲却毫无印象。只是她从周围人的言行中得知，自己是乃蛮的贵族，父亲好像已经为国殉职了。

虽然现任的乃蛮执政者对她的父亲溢美有加，但继任者的态度如何则不得而知。因此随从们建议："长久之计，还是让她早点做修女侍奉上帝吧。"最近又建议她说："尽快离开乃蛮吧，为了你自己。"

玛丽亚只能照办，她个人对改变现实还无能为力。

乃蛮的玛丽亚（2）

不知是谁的决定，有一天忽然传来一道命令，将玛丽亚经由耶路撒冷带往君士坦丁堡。

带她去的是一个她熟悉的女人，四十多岁，身材瘦削。她除了会阿拉伯语，还精通法语，平时担任贵族女性的语言教师。

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自称乌思塔尼，但不知是不是她真正的名字。乌思塔尼是一个典型的"教师"型女性。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信自己拥有好运。"

乌思塔尼几乎面无表情地说。她只是偶尔说几句话，言语中却别具一种感染力。

现在，玛丽亚和乌思塔尼被带到耶路撒冷的一间房子里，似乎和其他人隔离了。

"陛下将要驾临。"

仆人通报了消息。一个多小时后，萨拉丁出现了。虽然带着十几名侍从，却只有他一人进入了房内。

"知道这是哪里吗？"萨拉丁突然发问。

不明白问话何意的玛丽亚老实答道："我是过路的旅客，知道这里是耶路撒冷。"

"你是要去君士坦丁堡吗？"

"是。"玛丽亚小声回答。她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旅程处于动乱之中，不过，原以为耶路撒冷军要更强一些，但不能想象的是，上帝的军队居然败给了伊斯兰军。

"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外面还很混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暂时待在这里比较安全，等局势彻底稳定了再走吧。我会让可靠的人护送你们走出伊斯兰国边界的。"萨拉丁说道。

他的脸看上去很亲切。伊斯兰男子通常人生伊始就开始蓄须，因此二十岁左右的大胡子比比皆是。人们必须透过这茂密的胡须区别老

少、善恶，这是需要人生经验的。

玛丽亚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她有的只是直觉。

直觉正确与否无从知晓，玛丽亚感到面前的伊斯兰国王萨拉丁是一位五十岁左右、和蔼可亲的人。她的判断基本准确。

自己是幸运的，玛丽亚一直坚信这点，因此她没有恐惧感，即使对方是被人们称做恶魔的伊斯兰王，她也没有感到害怕。

"还有，乃蛮这个国家我不太了解，有时间我就顺便来听你聊聊吧。"

萨拉丁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

虽然萨拉丁表示只是"顺便来听"，但重点似乎是在"来听"上。即使只有十六岁的玛丽亚心里也明白这一点，而且她还能隐约理解萨拉丁有意掩饰的心情。

萨拉丁没有马上再来，而是隔了一天才出现在玛丽亚的面前，这大概是他的自尊心在作祟吧。

"我的国家离乃蛮很远哪，中间还隔有西辽这样奇怪的国家……"

萨拉丁像一个脾气温和的大叔，天南海北地随意闲聊着。

"乃蛮也是个奇怪的国家吗？"玛丽亚反问。

乃蛮的玛丽亚（3）

萨拉丁一怔。不过，那只是个无心的问题，这个少女完全没有让伊斯兰国王非要回答的意思。

"你从小生长在乃蛮南王的后宫里吧？"

"南王"之类的称呼在乃蛮国内可是禁忌。像玛丽亚这样年纪的人都知道，乃蛮事实上分成了三个部分。玛丽亚不得不出国可能与此不无关系。"南王"这个称呼应该没有流行多长时间，萨拉丁或许比玛丽亚更了解乃蛮。

"你父亲是什么人我不太了解，应该是乃蛮国很重要的人物。虽然不能说是对所有人，但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讲是这样。我们伊斯兰人，也会善待那些对我们不怀敌意的特别的基督教徒。"

不等玛丽亚答话，萨拉丁又如是说，并追问道："你明白吗？"

"是的。"玛丽亚不得不回答。

"明白了就好，你很聪明，领悟很快。"

萨拉丁边说边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笑，可能基于玛丽亚对"特别的基督教徒"这句话有所反应的缘故。留下笑声的萨拉丁带着十几名侍从离开了。

萨拉丁再次出现是五天之后的事情。伊斯兰国王战胜了基督教国王，自然会格外忙碌。

这种忙碌当然不是为了全面拆除十字架、圣像等基督教的装饰物。

这些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超出了萨拉丁的想象，于是他只拆除了他认定是多余的部分。

伊斯兰教戒律否定偶像，装饰自然崇尚朴素。在他们看来，由于伊斯兰的占领，耶路撒冷变得高雅起来了。

"基督教徒本来也反对偶像，不过各有所想。假神之名行己私欲，就会引发战争，还是不要借用神的名义才好。乃蛮东边，有个叫克烈

的国家，国王脱斡邻勒汗就是基督徒，却臭名昭著，要小心此人啊。"

说完这些他就走了。

玛丽亚曾经听说过"克烈脱斡邻勒汗"这个名字。克烈、乃蛮都是基督徒众多的国家，但传教历史都不过百年。

玛丽亚还知道克烈的执政者中有很多是兄弟，他们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往往把乃蛮也卷入其中。克烈的"脱斡邻勒汗"对玛丽亚来讲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名字。

这个名字有时意味着友好的同盟者，有时又意味着恐怖的敌人。虽说对这种反复无常者，最好的办法是开始就不与之交往，但是，乃蛮执政者另有自己的打算，尤其是克烈愿意成为盟友的时候，乃蛮部分掌权者的力量就会趁机飞速增长。

"其实，如此倚重和利用外来力量，对乃蛮并非一件好事。"

萨拉丁曾经这样说过。

不过，玛丽亚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股势力，也许正属于与脱斡邻勒汗结盟的势力呢。

果真如此的话，萨拉丁的话就带有强烈的警告意味了。由于不知道自己身属何方，玛丽亚现在倒是无忧无虑。

本来想问问乌思塔尼，又担心会失去现有的轻松。况且乌思塔尼大概也不会回答这类问题。

不久，萨拉丁好像有了闲暇时间，过去平均三天来一次的他，现在几乎每天都来。不过，每次来的时间也随之缩短了，有时候并不说话，只是微笑地注视着玛丽亚。

乃蛮的玛丽亚（4）

玛丽亚和乌思塔尼的住处非常幽僻，去别的地方并不方便。好在两人也没有逃走的打算，于是一直待在住处。房间足够宽敞，并没有被囚禁的感觉。

由于经常换人，照料她们的人数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有五个女人，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她们有的还会不经意间做出画十字的姿势，或许也是基督徒吧。

"不要和那些女人搭话。"乌思塔尼对玛丽亚说道。

如果她们是被俘的基督徒，就有可能暗中说些什么，容易招惹是非。

有一次，一个女人说自己是克烈人，她好像在十字军还占领期间就在这里服务。乌思塔尼说她们是女奴，但她们的衣着都保持得相当整洁。

克烈与乃蛮相邻，人们因此觉得两国相似，实际上也确实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两国种族不同，克烈是蒙古人种，乃蛮却是突厥人种。不过毕竟两国语言可通，而且皆为混血，血缘也接近。

因此，大概这个克烈"女奴"对玛丽亚感到亲切，才会前来搭讪。似乎她只说出自己的姓名就感到十分满足了。玛丽亚因为乌思塔尼的态度不便回答，不过她尽可能地表现出了善意。

克烈的首领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脱斡邻勒汗，克烈的实权却被他弟弟额尔客合剌所控制，额尔客合剌又获得了乃蛮的支持，情况错综复杂。

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次，萨拉丁似乎不经意地说道："要小心脱斡邻勒汗。"然后轻轻打了个哈欠。

渐渐地，玛丽亚了解了萨拉丁的习惯，他在打哈欠、揉眼睛时说的话反而更加重要。

仔细回想，自耶路撒冷陷落以来，玛丽亚觉得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对于人、对于生活还是对于信仰。萨拉丁所说的"要小心脱斡邻勒汗"，可以算是关于政治的讲座。

作为伊斯兰军的统帅，萨拉丁是一名优秀的军人。玛丽亚在军人萨拉丁身上领略了这种风采，从她的房间经常能够看到萨拉丁威风凛凛地骑马离去的身影。

远走异国是上天为玛丽亚安排的命运，因此她能流利地讲君士坦丁堡教会常用的希腊语。另外，虽然她是基督徒，但由于自幼生活在伊斯兰教徒的包围中，所以从孩童时期她就对阿拉伯语非常熟悉。

萨拉丁虽说是伊斯兰教徒，却是库尔德族人，阿拉伯语反而是玛丽亚讲得更地道。因为库尔德族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属于欧洲民族。

"如果说字音准确地诵读《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徒必备的资质的话，那么我是不合格了。不过这本来就与对《古兰经》的理解没关系。理解在于心灵，不在于语言。《古兰经》如果必须用纯正的阿拉伯语才能诵读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世界性的信仰。因为它只适用于使用那种语言的有限地方。"

萨拉丁这样说。

乃蛮的玛丽亚（5）

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堡一般是走海路，但在战乱期间，海路不算安全。制海权由希腊人掌控，他们对萨拉丁并不总是友好。

萨拉丁虽然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那里获得了"苏丹"的封号，但他到底只是陆地上的英雄，对大海并无信心。海洋，仅仅是他政治交易的工具。

玛丽亚不知道，这段时期，萨拉丁正处心积虑地以牺牲海洋利益来确保陆地优势，他攻占海港只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回报。

在他举棋不定、思绪纷乱之际，与玛丽亚的轻松闲谈，起到了转换思路的作用，有时会意外地想出好办法来。因此，对于萨拉丁来讲，玛丽亚是很重要的人。

乌思塔尼不清楚这些，像萨拉丁这种身份的人，为何会常到这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令她感到奇怪。

"你要小心，没准那个男人不是真的萨拉丁，只是长相相似，让人们误以为萨拉丁在这儿而已……那张脸，在四五十岁的库尔德人中很常见，满面胡须，目光锐利。"

乌思塔尼小声嘀咕。

萨拉丁，正确地应该叫萨拉弗·伍丁，正像名字的简略为欧洲常见的一样，这类相貌在欧洲人种中也寻常可见。

"目光锐利……可是那眼神只有萨拉丁才有呀。"玛丽亚轻轻摇了摇头。

有一次，萨拉丁说要外出十天，结果三天就回来了。乌思塔尼说："我怀疑的没错，这是个国王的替身。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国王都不可能离开耶路撒冷十天之久。不过真的萨拉丁出去了也未可知。"

尽管如此，玛丽亚还是坚持认为她见到的那个萨拉丁不是替身，而是真的萨拉丁。

这次萨拉丁的早归，可能是他原计划十天完成的事，三天就毕功了吧。因为诸如谈判之类的事情，本就难以限定日期，特别是对方从海路来的时候，时间更是没准。萨拉丁的谈判对象好像有英国、法国，还有德国（神圣罗马帝国）。萨拉丁的目的是使他们各怀鬼胎，不能团结。

玛丽亚去君士坦丁堡的船费多少合适，居然也是谈判中的一个环节。

这本来不是大问题，乌思塔尼说，她们在各地的钱庄中都有相当多的存款，完全不缺少盘缠。

恐怕是萨拉丁想把玛丽亚的船费作为谈判的道具吧？以便尽可能地与更多的船长交谈，获取更多的情报。

最终萨拉丁以五十只羊作为两人的船费，但没有透露交易对象是谁。对方所有的船都在的黎波里港，万一两位乘客有什么意外，萨拉丁可以马上扣留他的船只。

对待战俘，除了在耶路撒冷战斗中那些直接参与抵抗伊斯兰军的人外，萨拉丁采取了以赎金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时间金钱的叮当声响彻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普通百姓中男人十第纳尔、女人五第纳尔。交不起赎金的贫民有七千人，他们加在一起算一万第纳尔。最终有八千人交纳了赎金。

萨拉丁将免费释放的一万五千人卖作奴隶，其中五千人被送去建设要塞。

这些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内的有限区域，玛丽亚无从知道。

只要交纳十第纳尔或五第纳尔就能成为自由人，很多想获得这种资格的人，一时无力筹出现金，要略候时日，才能收到从罗马等地汇来的款项。这种人，虽然也在监视范围之内，但萨拉丁允许他们到港口附近等待。

玛丽亚和乌思塔尼去往乘船的港口，是她们被俘五个月后的事情了，时间已迈入了新的一年。

因为耶路撒冷的商机，很多基督徒选择继续留在这里。比如说，伊斯兰教徒不允许从事收放贷款行业，金融业无论如何都需要基督徒或犹太人来做。

乃蛮的玛丽亚（6）

从没有港口的耶路撒冷乘船外出，当时一般是到的黎波里港登船出发。为此萨拉丁派了一小队卫兵和两个畏兀儿车夫护送玛丽亚她们。

畏兀儿人是这个地方的国际通，其中一名车夫甚至能讲中国话。无论遇到什么人，他们都能应付。

知道玛丽亚是萨拉丁的特殊客人，因此大家对她都很友好。两个畏兀儿人中，一个是伊斯兰教徒，另一个则是基督徒。

的黎波里位于最前线，紧挨着它的阿卡等地，仍有十字军没有降服。

"当家的好像也要来哟。"那个把名字改为穆罕默德，成为穆斯林的畏兀儿车夫在抵达的黎波里前就这么说。

"她们乘船的事恐怕要等谈判后才能实现，在的黎波里没准要等很长时间呢。"另一个畏兀儿车夫说道。

果然如此，玛丽亚一行人在的黎波里暂时逗留下来。

她们住宿的官邸是萨拉丁打败十字军后才修建的，标准的伊斯兰风格，可能是祈祷用的吧。

在玛丽亚到达的黎波里后的第五天，尽管住所还很洁净，却开始了大扫除。这预示着有大人物要来，不用说大家都能猜到那就是萨拉丁。

不久，率领着两千骑兵的萨拉丁出现了。

乌思塔尼的猜测不对，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真正的萨拉丁。

"哦，玛丽亚，还没有坐上船啊……是吗？再忍耐一下。我这就去找他们交涉。哦，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嘛，再等等。"

萨拉丁这样说着，并没有下马就往前走了。他脸上没有一点紧张的神情，恐怕该谈的早已谈妥了吧。

萨拉丁的举动带着作秀的成分，不过自有其原因。

萨拉丁的军队成分很复杂。一部分属于名叫阿米尔的地方豪族豢养的军队，萨拉丁向阿米尔征集人来编入自己的队伍，战争结束后还要归还对方。

从的黎波里的最前线进入阿卡可以说是一种仪式。萨拉丁的两千名部下中，有一千名是自己的士兵，另一千名则是阿米尔的部队。参加这种礼仪活动是这些战士的荣誉，他们原来的主人也会觉得脸上有光。

仪式整整持续了两天，第三天，萨拉丁终于以一定数量的金钱获得了海上行船的安全保证。然后，他胜利而归。

这段时间，玛丽亚渐渐明白了自己获得萨拉丁特殊待遇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她的美貌，美貌起到了关键作用。

乃蛮的玛丽亚，美丽绝伦的玛丽亚向萨拉丁求助，萨拉丁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事实，无疑提高了萨拉丁的声望。

两千名萨拉丁军队卷起烟尘疾驰过的黎波里，在郊外玛丽亚她们下榻的官邸前，终于停了下来。

"这里适合歇息，拿水来！"萨拉丁吩咐道。

护送玛丽亚的一小队卫兵和两个畏兀儿人，开始为萨拉丁的休息忙碌地准备起来。

"玛丽亚还在这儿啊，神灵赐予了我们又一次邂逅的机会。"

"是神灵的恩赐。"

玛丽亚回答道。

乃蛮的玛丽亚（7）

但是，玛丽亚的神和萨拉丁的神并不一样，对此两人心照不宣，却又若无其事地提到了这点。

"今天我从佛郎机①那里听到了一些有趣的事。"萨拉丁说。

①佛郎机指十字军士兵，这是一种泛称。"什么事？"玛丽亚垂首轻问。

"是关于东方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东方指的是哪里？"

"是中国吧？"

"中国，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也很多，我说的是没有文字的国家。"萨拉丁说道，"你明白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弯腰坐下来。

"乃蛮有文字，那你说的是克烈吗？"玛丽亚问道。

"克烈的东边呢？"

"不知道。"

"玛丽亚不知道也没关系，不过克烈的东边还有很多国家，比如塔塔尔、蔑儿乞等，还有很多小国。听好了，马上就会有新的国名出现了。"

"新的国名？"

"因为目前的名字太渺小了，比如说塔塔尔和蔑儿乞合并了，就需要新的名字，如果再加上克烈、乃蛮，到底该怎么称呼呢？哈哈！"

"这倒难办。"

"没什么难办的，变得再大，也得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吧，那就是伊斯兰。埃及也好，叙利亚也好，阿拉伯也好，都是伊斯兰帝国。把塔塔尔、蔑儿乞、克烈、乃蛮……合在一起统称蒙古怎么样？哎呀，这些话对玛丽亚来讲太深奥了吧？哈哈！"

"我感觉能理解。"

"你明白就好。对了，船明天出发。"

玛丽亚乘坐的船叫福尔卡姆·沙拉姆号，就是和平号的意思。

这是一个很气派的名字。

翌日，福尔卡姆·沙拉姆号起航了，它消失在的黎波里港的码头。

船名虽叫和平号，在航行途中却名不符实。玛丽亚和乌思塔尼住的是最豪华的房间，一路上仍提心吊胆。

玛丽亚非常怀念有萨拉丁庇护的日子，这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离耶路撒冷越远，她越能感受到萨拉丁的温暖。

船出航那天天气很好，但第二天就遇到了大风暴。

乃蛮的玛丽亚（8）

"毫无办法了，啊，神啊！"乌思塔尼发出了哀叫，不久，连声音都喊不出来了，只是偶尔无意识地迸出一句"神啊"。

玛丽亚也觉得很难受，她比乌思塔尼要镇静，没有哀叫，只是默默地忍耐着。幸运的是，风暴只肆虐了一天。第二天，海面风平浪静，好像昨天只是一场梦。

"不愧是你父亲的孩子。"乌思塔尼感叹道。

如果趁机追问，或许能探听出一些关于父亲的事情来，但玛丽亚早无此念，她很久以前就决心对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了。

过了几天，水手喊道："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到了！"

玛丽亚感到，是和过去挥手说再见的时候了。

二草原的黎明

就在萨拉丁把十字军打得节节败退的时候，东方各小部族开始了兼并之旅。玛丽亚到达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年，1189年，二十一个部族的代表共同将二十八岁的铁木真尊为"可汗"。

这时，已经到了一个个小部族无法独立生存下去的时代了。

作为小部落联盟首领的家世不能太好，铁木真之前并没有可汗称号，比他家世好、出身高贵的人有很多，而他之所以被代表们选中，就是因为一旦形势有变化，能很简单地罢免他。

但是，铁木真很热衷于自我防卫，此时，他把自己的汗号定为"成吉思"。

"成吉思"有"强力"、"大海"、"光明"等意，即使从嘴里吐出这些词汇也会让人不由心生畏惧。他用别人不敢擅用的"成吉思"做汗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汗位原来不是那么光彩夺目，老辈人都不愿意坐，认为那只是个干杂务的角色罢了。把它变成至高无上的权威职位的人是铁木真。像

所有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也喜欢只有自己才能享受的称号。"成吉思"这个称号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不过，人们仍旧称呼他为"铁木真"，而他喜欢人们叫他"成吉思汗"。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只能忍受着人们称他"铁木真"，但后来称呼他"成吉思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到二十八岁为止，还只是铁木真的他，对敌人强硬，对自己人温和。虽说人们对这个汗位并不很看重，但他能当选到底还是因为他的好人缘，这种好人缘就是他的武器。

铁木真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

游牧民族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从年长的亲属那里学习各种生存本领的，最可靠的人当然就是父亲。而他父亲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铁木真的童年命运只能用悲惨来形容。

乃蛮的玛丽亚（9）

他曾经被泰赤乌部的塔儿忽台乞邻秃黑抓获，差点儿被杀，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了。

这种逸事可能有后人夸饰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部分事实。

即使是贫困的名门子弟，也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不知道他们具有多大的潜能。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算计，受到了种种迫害很可能是事实。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书上的记载，但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时期，铁木真的靠山是亡父的盟友克烈部的脱斡邻勒汗。由于克烈很强大，所以得到它支持的铁木真是安全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克烈部有内部纷争，但脱斡邻勒汗基本上控制住了局势。

不过，虽然铁木真得到了亡父盟友脱斡邻勒汗的支持，但他深知对脱斡邻勒汗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自己变得比脱斡邻勒汗强大，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数年后铁木真深切体会到了。

铁木真即汗位前发生的大事情，就是妻子孛儿帖被蔑儿乞部抢走，后又被夺回一事。铁木真的母亲本来应该嫁入蔑儿乞部，却被铁木真的父亲抢了过去。铁木真妻子被掠，可以说是铁木真替父亲遭到了报复。虽说铁木真幼时已与妻子订婚，但直到那时才真正算是他们的新婚时期。

铁木真决定正式向脱斡邻勒汗求助，就是为了从蔑儿乞人那里夺回妻子。

安答是相互交换礼物结成盟友的人。对铁木真来讲，脱斡邻勒汗是父亲的安答。而铁木真在这次战争中还动用了自己的安答，他就是札答兰氏的札木合。据说铁木真和札木合在十一岁时就结成了安答。

当时，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狍子髀石，铁木真送给札木合一个铜灌髀石。髀石是蒙古人用来打兔子的东西，但孩子们常用来抛掷玩

耍。他们互赠的礼物都充满了孩子气。

铁木真为了夺回妻子，得到了父亲的安答和自己的安答的援助。这两人对铁木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时他们救了铁木真，后来却又展开了殊死对决。铁木真正是打败了这两人才成为草原的霸主。

打败蔑儿乞的年代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在这次战斗期间，铁木真的长子出生了。

孛儿帖被抢时已经有孕，她生出的长子取名为术赤，意为客人。虽说人们有种种猜测，但这种命名，也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清白。

安答札木合为铁木真的胜利和孛儿帖的归来感到高兴，他们一起睡觉，一起喝酒。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半，可见他是何等欢喜。

乃蛮的玛丽亚（10）

酒是草原民族喜爱的马乳酒，铁木真、札木合都很喜欢这种酒。铁木真家族因酒丧生者很多，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嗜酒如命，他们觉得沉醉，是与神交融一体的神圣过程。

醉后的铁木真会大声地呼唤，呼唤苍天，呼唤赐予自己恩惠的神灵。

战胜蔑儿乞时，铁木真呼唤的神灵是：

"神圣的不儿罕山！

"神圣的不儿罕山啊，你救助了我们如蝼蚁一样的生命。今后我要祭拜不儿罕山，向不儿罕山祈祷！请你不要忘记铁木真一族！"

他一天数十次呼唤不儿罕山的神灵，连札木合也感到了厌烦。

"铁木真，知道了。你就暂且忘记不儿罕吧，快来痛饮美酒吧。"札木合曾经这样说道。

"胡说八道，没有不儿罕，喝酒有什么快乐可言！"铁木真即使喝醉了，也会手舞足蹈地叫嚷着为不儿罕干杯。

自从战胜蔑儿乞以来，仿佛没有不儿罕，天都不会亮。铁木真周围尤其如此。一直以来虽然他们祭祀着各种神灵，但自从战胜蔑儿乞后，不儿罕山神的地位就特别突出了。

不儿罕是山名，不知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祭祀山神的例子很多，大多都很灵验。不过这种灵验似乎只是局部的，比如说不儿罕对铁木真一族来说很灵验，但对蔑儿乞人来说，岂止是不灵验，甚至会带来灾难。

神话中，札木合所属的札答兰氏和铁木真拥有共同的祖先。所以说，不儿罕山神应该也不会给他不好的影响吧。

"有没有不儿罕，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无神论者札木合这样想。

札木合和铁木真最亲密的时期就是战胜蔑儿乞部之后的那段时间，那之后一年半的时间，两人都在同一块土地上宿营。这期间两人

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他们两人都成了统率一两万部众的首领。

有天晚上，札木合听到自己的部众中有人在呼唤不儿罕。呼唤神灵的名字绝不是坏事情。在对蔑儿乞作战时，这个神保佑了他们。最近从铁木真部众的营帐中能不断听到这个神的名字，然而，现在听到的是从自己的阵营中发出来的。

铁木真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但是，一旦两军对垒，现在札木合阵营中祷念不儿罕的人会不会临阵倒戈呢？这样的人好像有两千多。

"啊，不儿罕哟。"

那首歌响起来了，是称颂不儿罕山的歌。

唱歌的人或许并不是不儿罕山神的皈依者，可能只是喜欢这首歌的曲调，或只是欣赏它的歌词而已。

不儿罕，翠绿的高山，

不儿罕，我心中的山，

不儿罕，我心中的河水流淌，

不儿罕，清澈地流淌。

乃蛮的玛丽亚（11）

札木合以前没有特别留心，现在他侧耳倾听起来。

"也没什么嘛。"他嘟囔着。

这首歌曲中没有什么蛊惑人心、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高耸的青山只会让人心情宁静、平和，不是让人疯狂的东西。札木合听完后，放下了悬着的心。

不儿罕歌中也不像有什么咒语，只是很平缓的曲子再配上软绵绵的没有什么力量的歌词而已。

渐渐地札木合有些嗤之以鼻了，原以为铁木真会更聪明一些，没想到不过如此。以往对铁木真还有些敬畏之情，现在看来似乎是被他那些煞有介事的举动欺骗了。

铁木真的声音优美、浑厚，仿佛从腹腔中发出来的一样。不儿罕之歌由铁木真唱起来就好像施加了魔力一样，让人感到雄浑庄严。连交往多年的札木合，也觉得唱歌时的铁木真与平日判若两人。

不过，不儿罕之歌从札木合自己口中唱出来，就失去了所有的魅力，变成了一首普通的歌曲，这让他明白了铁木真到底还是与众不同。

铁木真的言行，让人觉得他不过是个依赖不儿罕之神的庸才。

然而，铁木真这么做恰恰只是为了麻痹札木合，以备将来一决雌雄时让他掉以轻心。

铁木真一开始就把札木合当做了命中注定的竞争对手，为了使他放松警惕，他故意装得很愚钝。铁木真和札木合的争斗后来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直到最后，札木合都认为铁木真只是个一味依赖神灵护佑的人。

一年半的情投意合、形影不离后，札木合和铁木真开始了长期的分离。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有一次，在迁移时，札木合对铁木真低声私语："安答啊，你看，如果把营地扎在山坡上，牧马的人就可得到便

利；若是驻留在河滩里，放羊的人就能让羊吃得更饱。你说是吧？"铁木真一时没能琢磨出他的意思，就向母亲诃额仑请教，他妻子孛儿帖抢先解释道："不要下马继续前进吧，札木合安答可能已经厌恶咱们了。说不定他会杀掉我们的，札木合安答就是这种人。咱们就在这里和他分别，连夜赶路吧。"其实，当时草原牧民贫富分化，富裕牧民和贵族马群较多，贫苦牧民则只有一些羊和羊羔。札木合认为，傍山而营，牧马者和马群可以在帐篷附近活动，行动方便；临涧而营，牧羊者可以和羊群在一处，羊群有吃有喝，饮食便利。两类牧民不宜合在一起，因此其中含有"分则两利"之意。

这就是两个安答的分手经过。

游牧民族的女性说话很有分量，因为在游牧生活中，女人和男人一样劳动。而且在游牧时，人们很重视她们的直觉，她们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铁木真一族也是这样，在选择继任者等重要事情上，她们都会积极地给出意见。

当她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莫说对男人，就是对一族的长老也不会客气，因为她们相信讲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

在一年半的蜜月期后，依照孛儿帖的话铁木真与札木合分手了，不过他们只是不再共同行动了而已，并没有成为敌人。

铁木真登上汗位时，正是与札木合关系很微妙的时期。此时他称自己为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后，札木合道："成吉思？什么呀，不知所云的名字。对了，大家一起跳舞时，有时或许会喊成吉思、成吉思，不过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真可笑，像他平日为人一样，这是个令人费解的名字。"

乃蛮的玛丽亚（12）

后来，札木合比成吉思晚十二年称汗时，他选择的称号是中规中矩、没有任何创意的"古儿汗"。

古儿汗意为"众汗之汗"、"普众之汗"。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称号，已经有很多人号称"古儿汗"了，与他时代相近的西辽君主的代号就是"古儿汗"。它不像"成吉思汗"那样，是能够独享的称号。

无论如何，对于铁木真的即位，札木合礼节性地表达了祝贺之意。首先，能够被二十一个部族推选，本身就是值得祝贺的事情。札木合觉得虽然当选的不是自己，但安答成为可汗总是一件好事。

那以后两人虽然一直没有在一起，但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安答，他们也不否认这个。

但是，两人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认定对方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铁木真和札木合可谓是棋逢对手，无论部下的人数，还是马、羊的数量，方方面面都大致相同。实际上过去铁木真稍占上风，但这些年札木合明显追赶上来了。

铁木真是一个务实的人，却总被人误认为是浪漫的人。

在选用人才时也是这样。他手下的很多人会莫名其妙地被他赏识，然后确立起一生的主从关系。对臣下而言，这自然是一种幸运；但从君主的角度来看，似乎太随意了一些。

实际上，那都是铁木真经过细心考察后作出的决定，而被选用的人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

成吉思汗手下有八大功臣，这八大功臣分为四骏马和四狗。在铁木真即汗位之前就跟随他的只有四个人。

四骏之一的博尔术是铁木真在草原上偶然遇到的。

"我的马逃跑了，你能帮我找找吗？"铁木真问道。

"啊，行吧。它是不是棕色的，鼻子的白纹上有一道斜斜的伤痕的家伙？"

"是啊。"

"它向森林跑去了，要追的话至少需要两天。"

"你真像个盗马贼，对这匹马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本来想要这匹马的，可是无法制伏它。而且我觉得马的主人可能就在附近，同样也难以对付。不过，去找它倒是很有意思。"

这就是博尔术和铁木真的第一次见面。

博尔术用了三天时间为铁木真找马，找到马后铁木真直接将他罗致到部下。这类事情，很容易让人觉得铁木真在用人方面的随心所欲，而博尔术则属于幸运者。

其实，在找马的过程中，铁木真已经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对博尔术巧妙的人际交往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典型的铁木真式的选才方法。

乃蛮的玛丽亚（13）

或许有人觉得部族首领花费好几天时间去寻找逃马、盗马有点不可思议，可在草原这是极其寻常的事情。由此可见马在草原上受到了何等的重视。

盗马贼被认为不仅仅是盗马，更大的损害是破坏草原的秩序。若想向对方表明敌意，偷盗对方马匹是最简捷的方法。在草原上，如果烧毁牧马场，会被视为足以处死的大罪。

铁木真和札木合命中注定的争斗，也是由盗马贼引发的。

札木合的亲弟弟给察儿抢了铁木真的牧马人拙赤答儿马剌的马群。本来，如果双方不想争斗的话，可以选择和谈、赔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拙赤答儿马剌是一个桀骜的牧人，他找到了给察儿并立即射杀了他。

这是最典型的引发部族战争的例子，只不过以往各种纠纷的规模都较小。当然，如果是在一千年前，匈奴的大军曾经覆盖过这片土地，但他们没有留下记录，了解他们的历史只能凭借传说。

被视为蒙古祖先的"苍狼"精灵时代并不遥远，高祖父那辈人的足迹清晰可循，从神话世界飘然降落到现实世界中。

给察儿被杀，拉开了这部崭新叙事诗的序幕。被杀的一方召集了人马，宣誓报仇。

而杀人的一方，准备工作似乎略显迟缓。给察儿的哥哥札木合大概从给察儿抢马时就做好了准备。不过拙赤答儿马剌的出现比预料的还要快，杀了给察儿更是意料之外。

这场著名的战争，在后世流传着不同版本，但大多是借用阵形名称称之为"十三翼之战"，也就是十三个军团形成的"翼"。虽然具体的组织结构不得而知，但足见铁木真的军容之盛，已经能够组成十三翼了。

这场战争札木合准备充分，兼之杀弟之恨，因此斗志高昂，铁木真一方非常被动。

不过，由于没有留下确切的记录，所以后世众说纷纭，甚至连谁取得了胜利都不是很清楚。据官修的《元史》、希腊语长诗《史集》所讲，是铁木真取得了胜利。而《元朝秘史》则记载铁木真战败，并逃到了斡难河①的山谷间。

①今蒙古鄂嫩河。这些记述看似相互矛盾，不过各有其事实依据。铁木真在斡难河的山谷间重整残败兵。

过了几天，不断研究战局的铁木真突然喊道："我们胜利了！"

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鼓舞士气低迷的部下，而是找到了现实的理由。

原来，获胜的札木合为了给弟弟报仇，对抓获的俘虏施以私刑。他把抓获的七十多名铁木真的部下捆绑起来，投入沸水锅中活活烹死，这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而且札木合还强迫那些偶然跟随他、关系并不牢固的人一同观看这幕鬼哭狼嚎的地狱图景。

"咱们又不是铁木真的人，为什么被强迫看这些东西？"对被逼参观施刑场面感到不快的人，离开札木合阵营后，纷纷与铁木真一方联络，表达了亲善之意。

乃蛮的玛丽亚（14）

这些人当时只是因为札木合的弟弟被杀而赶来帮忙的。如果铁木真提出请求的话，很可能也会投靠过去。由于铁木真是大汗，他必须先向推举自己的二十一个部族的首领打招呼，因此向他们的请援就晚了一步。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札木合的弟弟在被杀前做了什么，如果知道抢马之事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不会来帮助札木合。

札木合活烹七十多名铁木真部下之事，《元朝秘史》中有记载。但是，在希腊语史料中烹煮俘虏的是铁木真，说是因为他想震慑住人们，迫使大家投奔他。

不过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跟随残忍的主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争相投奔这样的主人，即使是在蒙古也是不太可能的。

原来跟随札木合的兀鲁兀惕部的主儿扯歹、忙忽惕部的忽余勒答儿、晃豁坛部的蒙力克等，后来都率领自己的部族投奔了铁木真。如果说战争的胜利以战后阵营的人数来决定的话，那么从结果上看铁木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铁木真甚至已经没有必要亲自上战场了，札木合军在他的眼前瓦解了。

"想和孛儿帖一较高下啊，比刀枪相对的战争还困难。"铁木真摇头笑语。

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特别讨厌札木合，铁木真和札木合疏远，孛儿帖的规劝是原因之一。札木合说的在山的附近和河的岸边休息，被孛儿帖解释为让牧马人和牧羊人分开生活，因为两者是水火不容的仇敌。

而铁木真只是佯装日久生厌、合久必分的样子与札木合分手的。

"你呀，本来有很多次机会除掉札木合，都让它们白白溜掉了，结果反而受到他的进攻。"

这段时间孛儿帖总爱这么说。实际上，铁木真、札木合都一直在考虑作战的事情，只不过时机没有成熟而已。

铁木真的世界从幼年时代起逐步扩大，他对拓展自己的世界非常热心。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世界能发展到多大，但无论怎样，他都要占据它的中心位置。

要知道世界有多大，只能向那些知道的人打听。

这时候，碰巧商队来了。以往没有商队来到这里，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就必须到远方去买，或者依靠抢掠这种原始的手段。但是这么做的话，很快会遭到报应，商人将不再前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因此，游牧人对商人都很尊重。

铁木真喜欢向商人询问，那就是他的世界。如果他强大了，他的世界也会相应扩大。

这种想法总让铁木真激动不已。与札木合的战争对他来讲早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札木合知道的事情，他也知道。他要凭借"力量"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主人，他要掌握更新鲜的事情。

"这附近的那个家伙很有头脑，却总爱装傻，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什么都明白。"一个名叫达达马斯的商人如此嘟囔着。他一般一次只带一袋商品来交易，而今天他带着孩子、三匹马和五个袋子来了。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哦，今天五袋啊，不过，现在不很景气呢。"铁木真在自己的帐篷前，晃着马鞭下了马，心里盘算着要给每个战死的、负伤的部下以奖赏。

"今天我有急事，钱可以下次再付。"达达马斯哭丧着脸说。

好像很有缘分嘛，铁木真这样想。虽然他没有成为自己的部下，但可以让他不断地从外面带来一些消息。博尔术、达达马斯，这样的人都是铁木真走向未知世界的向导。

乃蛮的玛丽亚（15）

"那就多谢了。你和札木合做买卖吗？"铁木真问道。

"札木合付钱不爽快，没法和他做生意。"说着，达达马斯笑了。

付钱的问题在草原上很重要。大概谁都如此吧，胜利时花钱大方，战败没有钱时则很艰难。达达马斯嘴上不说，但心里看好铁木真。他平时只带一袋商品，此时却带来了五袋，而且说可以以后付账。

这段时期，铁木真是被人们称为铁木真还是成吉思汗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在被称做蒙古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作为一个小集团的首领，靠着带有掠夺性质的活动养活一族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双脚开始迈向故乡之外的地方。

"想了解世界吗？向中国的贤者打听就行。"达达马斯总爱这么说。

他说的中国，原本在沙漠中，正式的国号是金，是女真族。现今的皇帝既使用中国的文字，也拥有自己的文字。

"你们没有文字吧？"达达马斯问。

"文字有什么用？"铁木真问道。

"哦，还是很有用的。你现在欠我多少钱，都记在账簿上了。"

"要想骗你的话，怎么都能骗。"

"不，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很难耍赖。"

"那我骗你试试。"

"你要骗我的话，我以后就不来了。"

"看来是有点不方便啊。"

铁木真对文字的认识当时仅限于此，远没达到想让他们自己也拥有文字的程度。他认为拥有文字可能很不方便，首先要担心被偷窃。铁木真以为文字和马一样，也有好的文字、坏的文字，就像有良马、劣马一样。

总之，有没有文字不是什么问题。除乃蛮以外的国家都没有文字。克烈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用乃蛮的文字记录事情。乃蛮的文字是畏兀儿系的文字。

记录有什么用？最开始铁木真这样想，不过，他的想法渐渐地似乎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学习乃蛮的做法，由此对乃蛮产生了兴趣。但这并不表示他尊敬乃蛮。

本来，在他们那里，乃蛮人是难得一见的。蒙古的西边有克烈这么一个大国，乃蛮还在克烈的西边。然而，最近经常能看见乃蛮人。

乃蛮的玛丽亚（16）

原来，金王朝选定塔塔尔部落为塞外的同盟者，可塔塔尔近来变得不太驯服，不时有叛乱发生。因此金王朝就向塔塔尔之外的诸民族抛出了绣球，并号召他们："讨伐塔塔尔！"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响应了这个号召。最近经常能看到乃蛮人，就是缘于此。

这是成吉思汗登上汗位后六七年的事情。

塔塔尔不再顺从金朝，是因为双方的力量日益失衡。另外，金朝的外交方针也发生了变化。金朝认为如果只援助塔塔尔的话，它就会变得太强大。金朝想要保持唯我独尊，就要适当削弱那些趋强的势力。

被动员起来讨伐塔塔尔的是以克烈部为主的势力，因此克烈的首领脱斡邻勒汗从金朝那里获得了"王"的赐号。将其与游牧民族首领的称呼"汗"合在一起，"王汗"就成为他最著名的称呼了。

实际上，此时的王汗已经失势了。他的弟弟额督克哈剌依靠乃蛮的力量夺取了实权。

乃蛮的亦难赤汗为额督克哈剌出兵，助其掌控了克烈的百姓。脱斡邻勒汗被放逐到草原上，空顶着王汗的称号到处流浪。在获得王汗称号的同时，他失去了一切。或许这就是草原生活的真实形态。

在讨伐塔塔尔的战场上，失去了领袖的克烈兵不得不加入也跟塔塔尔作战的铁木真军。金朝授予克烈首领的称号是王，授予铁木真的则是"札兀惕忽里"，相当于前线总指挥的意思。总之，比王的等级低了很多。

"如今怎么样了，父亲的安答？"铁木真总是为脱斡邻勒汗担心，特别是在脱斡邻勒汗的旧部面前，他经常忧心忡忡地这样问，而且他还派人去寻找脱斡邻勒汗的下落。

脱斡邻勒汗还有利用价值，他的失势主要是因为兄弟不和，而且取代他的额督克哈剌比哥哥脱斡邻勒汗更加恶劣。脱斡邻勒汗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与疲于奔走打听的成吉思汗的部下相比，依赖商业直觉的达达马斯的消息更为灵通。他甚至知道脱斡邻勒汗逃到了西夏那边，并打算从那里经天山畏兀儿国进入西辽境内。

脱斡邻勒汗所到之处，都没得到很好的礼遇，人们不愿意冒犯大国乃蛮。虽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热情好客，但还是有限度的。

然而，铁木真让使者带去了信：

"啊，父亲的安答。"

信是用乃蛮语写的。

当然，铁木真不识字，以往也没有使用过文字。不过，想要写信的时候，就像这次一样，让懂得文字的外国人来写就行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感觉到文字的便利了。认识到文字的便利，表明他们的生活已经逐渐走向国际化了。

"父亲的安答就如同我的父亲，请您不要客气，来我家休息吧，来尽情畅饮我的羊奶吧……"

脱斡邻勒汗能阅读用乃蛮语写的信件，此时他和为数不多的随从正在困顿之中，铁木真的邀请就像一场及时雨。

羊只剩下了五只，而且小羊的肚子也瘪了下去，因为他们把羊奶都抢着喝光了。

到了铁木真那里后，王汗淡淡地讲述了这段苦难的旅程。在草原上，像这种成败兴衰的故事绝不稀奇，聚散离合本是寻常之事，尤其对身为族长家族的一员来说，更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乃蛮的玛丽亚（17）

经常有人说王汗靠不住，但是，靠得住的人，就能长久地维持政权吗？靠不住表明他警惕性很高。可即使如此，他还是失势了。

穷途末路。在沙漠中落魄了的话，就真的是这样，沙漠中的黄沙最终会无情地吞噬掉血肉之躯。

"父亲的安答，欢迎您的到来。"铁木真说道。

他并不是眷恋父执、性情单纯的人，他在赌王汗的未来。王汗也明白这点，他还没有被历史淘汰，也没有完全托庇于故友之子的军营，克烈族人正一拨又一拨地来参拜他。

当然，脱斡邻勒汗之所以能够聚集一些克烈族人，是因为人们知道他得到了铁木真的强援。

王汗在克烈境内的土拉河畔的黑林，与铁木真立下了父子之盟。克烈是一个大国，如果能够把四散的民众再度聚集的话，会凝聚成一股很大的力量。走向世界的铁木真是前线总指挥，但实力与王等同。

成吉思汗的事迹，具体到哪个年代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某一时期之后就大致可以推算出来了。那就是他与克烈、乃蛮的权力中枢开始打交道之后。

这表明他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

克烈用别国的文字，乃蛮则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事情。关于塔塔尔的事情，中文里留下了确切的记载。

金朝丞相完颜襄率领各部族讨伐塔塔尔，从征的铁木真被授予"札兀惕忽里"称号是在1195年。

塔塔尔在诸部族中位于最东南方，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中国文明，并且是独占式的。铁木真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美丽的镶有珍珠的地毯。

"世上竟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啊！"他感叹道。

一定要再来抢劫一次。普通人会这么想，而铁木真的想法有些与众不同，他想，最好把制作这些东西的工匠抢过来。可能他是受到达达马斯的影响吧，因为达达马斯曾经说过，如果仅有一张地毯的话，只能自己享用；有两张的话，就可以送人或者卖掉一张；但如果把制作地毯的工匠抢过来的话，就不仅仅是拥有一两张了。铁木真从这时候开始，头脑中有了经营的概念，也开始尊重有技术的工匠了。

同样在1195年，王汗的另外一个弟弟札合敢不投到了铁木真旗下。他也是逃亡者中的一员，铁木真已经成了这种人的靠山。铁木真与札合敢不一起大破蔑儿乞部的军队。

草原各部族因弟兄众多，又缺乏明确的继承法而在继承遗产时纠纷不断。在和平的草原牧歌式时代，普遍的做法是由幼子继承家产。因为兄长们成人后已经各自独立，幼子成人时正好赶上世代交替的时期。

在和平的时代，这种做法固然不错，但到了乱世，如果没有实力，是无法统一族人的。而谁是有实力的人，最后只能靠力量来决定。

乃蛮的玛丽亚（18）

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使过去拥有实力，现在是否仍如此可不一定。王汗屡遇危机，根源于此。

讨伐塔塔尔后的草原乱世持续了五年多，铁木真和王汗始终是同盟者，而与他们对抗的势力正是札木合。

然而，铁木真和王汗的关系并非坚如磐石，其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与王汗之弟额督克哈剌联合把王汗驱逐到草原上的乃蛮首领亦难赤汗此时已死，他的两个儿子不亦鲁黑汗与哥哥台不花（太阳汗）不和，不亦鲁黑汗迁往别的地方。铁木真和王汗乘他们兄弟分裂之机，进攻不亦鲁黑汗统治，并追逐到克孜尔巴什这个地方展开决战。但是，在战争的过程中，王汗丢下铁木真独自撤退了。

据说这次背叛是札木合调唆的。在此期间，战争的轴心是铁木真对札木合，王汗则在坐山观虎斗。不仅王汗，他的儿子桑昆也加入其中凑热闹。

上了年纪的王汗，说话的权威性逐渐减弱。曾经有人提议王汗把他的女儿察兀儿别乞嫁给铁木真的长子术赤，但是遭到了桑昆的拒绝。桑昆不屑地说："成吉思这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是哪个脑袋有问题的家伙信口胡说，不要当真。"

父亲王汗多次得到铁木真的帮助，桑昆理应知道铁木真的实力，但他非常讨厌铁木真，讨厌称呼他为成吉思汗，他一次也没有这么称呼过，觉得叫他铁木真就够了。

王汗也在期待着更好的联姻对象，因此他每次得到铁木真的帮助后都会说："真可惜，如果家世再好点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当时人们认为东北亚的霸主不是札木合就是王汗。铁木真最初只被看成是王汗的有力助手，或者能干的武将。但不知从何时起，他逐步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势力。

王汗和铁木真都是依靠金朝势力发迹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充当金朝的走狗。当然，他们也从金朝那里获得了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两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于东北亚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从金朝那里得到了理解文明的思考方式的线索。

从金朝的角度来看，王汗是它的合作者，而铁木真则是跟随王汗的投机分子。授予他们的称号，王汗是克烈国的王，而铁木真不过是他手下的前线总指挥而已。至于铁木真被遗弃在克孜尔巴什战场上这件事，如果他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自己去开创道路好了。

遗弃事件后不久，王汗的儿子桑昆与乃蛮军作战时被包围，不得已向铁木真求援。这好像有点厚颜无耻，不过铁木真还是大度地派出精兵救了他。

这是发生在1199年的事情。一直屈居王汗之下、默默忍耐的铁木真，渐渐等来了以自己力量开创新道路的成熟时机。

不过，铁木真和王汗的合作仍持续了一段时期。

1201年，以泰赤乌部为中心的十一个部族推选札木合为古儿汗，他们决议共同讨伐铁木真。铁木真提前侦察了他们的计划，巧妙地突破了包围圈，与王汗一起，在阔亦田与他们决战并大获全胜。然后，铁木真还在斡难河畔打败了逃跑的泰赤乌军。

铁木真这段时期取得的胜利可以说都是情报战的胜利。札木合联盟针对他的奇袭计划预先被一个名叫察兀儿的人觉察，察兀儿排除险阻火速送来了情报，这是铁木真获胜的原因所在。

然而，就在同一年，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同盟成功缔结了。那是全游牧民族反对王汗和铁木真的同盟，它的核心是乃蛮。草原战争终于呈现出一个大决战的态势。

乃蛮的玛丽亚（19）

为了应对决战，王汗和铁木真首先把家人、财产等疏散到金朝领土。

铁木真之所以多次遭王汗背叛，却依然未与之决裂原因之一就是克烈掌控着与金朝的关系。如有意外，家人能够逃往金朝，这是克烈和铁木真强势的一个原因。

然而，对于铁木真来讲，与金朝的关系始终让克烈掌握着主动权，却是一个问题。

有一次，达达马斯来了，他用十足的商人式的思维方式说："为什么不直接和金朝打交道呢？通过克烈的话，成本要翻倍啊。"

铁木真问："不是国家的话不行吧？"

"克烈是国家，你们就不是吗？对了，最近很流行蒙古这个说法。怎么样，叫蒙古国怎么样？"

"蒙古国……"铁木真沉吟道。谁都知道蒙古这个说法，可是到底从哪里到哪里算是蒙古就没人知道了。

"不错的名字，好像谁都知道，但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名很好，就像成吉思一样。"铁木真满意地笑了。

与克烈相比，最初铁木真的力量微不足道。然而，克烈阵营欠缺人和，与之相比，铁木真阵营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幸运。

两者迄今虽有对立，总体上是相互合作的，但最终对决的时刻还是来临了。他们这场最后的战争，被称为班朱泥河①苦战，广为人知。

①今克鲁伦河下游。策划这场战争的仍旧是札木合。王汗之子桑昆受札木合怂恿，在哈兰真沙陀突袭了铁木真阵营，几乎使其全军覆灭。最后仅有铁木真主从十九人历尽艰险得以逃脱，他们逃到班朱泥河时已经一无所有，只得喝班朱泥河的浑水。同饮了这泥水的十九人，后来被称为"班朱泥功臣"，成为蒙古最重要的精英。

这场战争后，铁木真的人离开了王汗，克烈内部产生了裂痕，而且札木合也离开王汗逃到了乃蛮。

以班朱泥河事件为界，王汗所代表的克烈势力没落了，它是自我崩溃的。

然而，要彻底消灭它，还需要铁木真的最后一击。

铁木真弟弟拙赤·合撒儿的妻子被扣押在了王汗处，于是派遣使者进行归还交涉，同时也是为了刺探敌情。这让王汗误以为"战争结束了"，连日举行酒宴，没有一点战争准备。

王汗只停留在派遣使者的程度上，但铁木真从最初就作了决战的打算，派遣使者不过是一种烟雾弹而已。他的部众正紧急地奔向战场。

乃蛮的玛丽亚（20）

蒙古军队在路上遇到了五个人，每人手执表明克烈使者身份的青色旗子。他们好像边走边争论着什么。

"你们在吵什么呢？"蒙古军官问道。

为首的使者回答道："我们中有人说要我们放弃使者使命赶紧逃跑，要不就会被杀头。"

"那个男人吗？"蒙古军官问。

不远处有一个落后于同伴，哭丧着脸，浑身打着哆嗦的男人。他畏惧地说道："有人对我说我们来了以后会被砍头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谁说的？"

"就是那家伙，李三，他的话很准。"

"笨蛋！"

那人身体一颤，好像要被这声音吓倒似的。

"我这就去报告，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蒙古军官说着离开了。

不久，铁木真亲自来了，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所有的使者，然后说道："把他们都砍了，我已经和克烈断绝关系了。不过，有一个人说到我这里会被杀，先把他留下。如果他能把那个叫李三的人带到这里，我可以饶他一命。"

说完，铁木真在幕僚们的护拥下离去了，剩下的只是例行公事地把不停颤抖的克烈使者捆绑了起来而已，只放过了那个铁木真让去寻找李三的人。

李三是一名翻译。

不过李三实际上很少做翻译，他是所谓的翻译监督官，只负责指出翻译的错误。对普通翻译来讲，他是一个很令人恐惧的人。

沙漠、草原的局势变化很快，如果战局不利，人数就会迅速减少，而如果胜利的希望很大，在不知不觉中人数就会增长。少数中立的人，总是在最后的阶段决定自己的态度。

铁木真确信自己能够胜利，他的军队在不断增长。负责克烈外交事务的李三早已看出了胜负的趋势。

铁木真想，像李三这样的人，以后蒙古也会需要的。不管怎样，先听听李三怎么说，他为什么认为克烈会失败。

铁木真在获胜之前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蒙古与克烈最后的战役持续了整整三天，战况是蒙古方面经常保持优势。

观战的人们，已经以克烈战败为前提讨论问题了。

李三既没有逃跑也没有躲起来，而是待在战场附近的一个小屋中，仿佛想让人尽快找到他似的。他心里想："撇下我们这种人去打仗根本没法获胜。我们对退路和靠山一清二楚。如果大家真那么聪明的话，我们的脑袋早就没了。"

当他得知铁木真说如果找到李三的话，可以免除克烈使者死罪时，不禁感叹道："啊，英雄出现了！"

蒙古军采取的是密集战法。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公平分配。如果私吞战利品的话，一旦被发觉就会全部没收。即使身份再高，也不例外。就连铁木真的两位叔父和一位从弟私吞的战利品也被没收充公了。

蒙古、克烈的最后一战，两军纪律有天壤之别，克烈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

铁木真没有亲自上阵搏杀，他不时视察战场只是为了确认敌军主将的动向。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战后如何分配敌人的部属等有关问题。

乃蛮的玛丽亚（21）

在转入追击战之前，铁木真接见了李三，他问："你说王汗会逃往哪里，走哪条道？"

李三答道："我不知道，但他不会走你攻来的路线，而且他们父子不会走同一条路。"

"废话。"铁木真说。

李三说："克烈国有两百年的历史，不论哪个国家，最后的结局似乎都一样，当然建国时也差不多，只是没有记录下来而已。"

"也就是说既有兴起的国家，也有衰亡的国家。"铁木真决定以后在马背上思考这个问题。

"让李三记录下蒙古国的兴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手下。"他命令道。

"遵命，不过用哪国文字来记录呢？"李三问道。

"哪国语言最通用？"

"恐怕是中国语吧。"

"那就用中国的文字吧。"

铁木真策马而去。

克烈的崩溃比李三想象中的还要快。跟随主将的士兵很少，步行的士兵非常多，没有骑马的人被看做是投降者。

"啊，果然如此。"李三默默地笑了，他飞快地磨起了墨。

步行的士兵不光是克烈的降兵，还有很多铁木真的属下，这是为了使降兵看上去更多，给敌人制造心理压力。

逃走的克烈军分成了两路，一路北上，想要横穿乃蛮的戈壁。乃蛮与克烈的关系时好时坏，此时它没有帮助克烈的义务，守将豁里速别赤接到国王太阳汗的命令，要全歼克烈军。

太阳汗是乃蛮的国王，从金朝那里获得了"大王①"的称号。

①转音为太阳。遵照太阳汗的命令，乃蛮军袭击了克烈军，克烈军在瞬间就全军覆没了。

王汗的儿子桑昆逃亡到了西夏，在那里也没能待多久。自暴自弃的他又跑到柴达木盆地以强盗营生，最终在库车被回鹘人杀了。

享国长久的克烈终于灭亡了，它的民众被分配到了蒙古各部。

虽说亡国，但这里美女如云，克烈的女性后来纷纷走进了铁木真及其后人的后宫，子孙昌盛。铁木真之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克烈人，是王汗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

乃蛮的玛丽亚（22）

就这样，蒙古终于与乃蛮直接对峙了。乃蛮号召全游牧民族组成反铁木真联盟，其中也包括札木合。

札木合到乃蛮视察军队，仔细地观察了各个细节，并耐心地听取了乃蛮年轻军官的讲解，最后非常亲切地对他们说："真不愧是乃蛮，军容果然非同凡响，我也得赶紧回去训练我的军队。"

虽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回来后他却冷笑着对自己的人说："什么啊，就凭那种阵仗也想战胜铁木真吗？从一开始，胜负就很明显了。"

他以军队还需整顿为由，没有出席反对铁木真的誓师仪式，而且直到最后也没有再露面。

这是发生在1204年的事情。

西方来的旅人（1）

三西方来的旅人

即使是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十字军风靡一时的时候，这种狂热也不过是在拉丁世界内而已。玛丽亚所在的君士坦丁堡是希腊的天下，虽说同为基督教圈，却没有拉丁式的狂躁，这里没有十字军热潮。

君士坦丁堡的人们对于立志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十字军虽然举双手赞成，自己却没有组织十字军的打算。十字军经过他们的土地时，作为教友，他们虽然也出面欢迎，但总给人一种生分的感觉，有时甚至流露出一种类似鄙夷乡巴佬儿的厌恶感。

"他们和乃蛮那里野蛮、没教养的人没什么区别。"乌思塔尼皱着眉头说道。

她本来只签了两年合同，之后就可以回国了。两年是为了让玛丽亚适应当地的生活。但是乌思塔尼决定不回去了。她不愿意再回到野蛮的世界中去。和玛丽亚一样，她也觉得不回国更好。

君士坦丁堡生活很舒适。不过，虽然聂斯脱利派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但由于它长期遭受压迫，在这里没有自己的教堂，都是由信徒的家兼做礼拜堂。

玛丽亚居住的地方面向金角湾，稀疏的建筑几乎全是教堂。

1054年，由于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色路拉里乌斯①拒绝会见罗马教宗利奥九世②派遣来的使节宏伯特，该年七月十六日，罗马使节宏伯特在圣索菲娅大教堂掷下了"逐出令"，宣布开除君士坦丁堡总主教教籍，导致基督教东西两教会分离。

①色路拉里乌斯（MichaelCerularius），1043-1058在位。

②利奥九世（LeoⅨ），1049-1054在位。

③皮埃尔·洛蒂（PierreLoti，1850-1923)，法国文学家，著有《冰岛渔夫》、《洛蒂的婚姻》、《北京的末日》等。然而，宣布开除教

籍的不是教皇，而是以其使节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被称为东西分离，而不是分裂。也就是说大家只是关系不融洽，还没到分裂开战的地步。

但是到了十字军时代，异常的心理开始起作用了。当时距逐出令事件已经过了一百五十年，而且圣城耶路撒冷也被伊斯兰军占据。

在拉丁派的基督教徒看来，君士坦丁堡简直就是异教或者异端的大本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此时，玛丽亚她们来这里已经十六年了，她也三十三岁了。

"咱们赶紧逃跑吧，最重要的是要丢下金银财宝。"看到掠夺开始后的情形，乌思塔尼催促玛丽亚。两个女人换上了破旧的衣服，然而，乌思塔尼为玛丽亚的美貌感到担心。

圣索菲娅大教堂是遭受抢掠最严重的地方，可悲的是，善男信女都认为那里最安全。

聂斯脱利派的玛丽亚深知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她们逃向了山中。

十九世纪末，那座山上修建了茶馆，文学家皮埃尔·洛蒂③经常来这里饮茶。但在十三世纪初，这里还没有什么建筑，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玛丽亚她们就躲藏在这里。

西方来的旅人（2）

搜索一直持续了三天。第一天十字军从附近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两男一女，还有两名儿童，把他们带走了。第二天搜出了一名老人，他大声叫喊："为什么基督徒要虐待基督徒？你们是恶魔还是伊斯兰？"

十字军官兵大概被老人的话震撼了，之后就停止了搜索灌木丛的行动。

到了第三天，人们都已饥渴难耐，大家期盼着这股疯狂的情形赶快过去。乌思塔尼看了看身边的玛丽亚，轻轻叹了口气。

玛丽亚刚出国时，脸上还有几分稚气，自从与萨拉丁相遇后，她的年龄似乎不再增长了似的，在君士坦丁堡这些年，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难道萨拉丁施了魔法吗？乌思塔尼有时不禁会蹦出这种典型的中世纪式的想法来。对玛丽亚来说，萨拉丁的出现是个奇迹。然而，这位反十字军的英雄也于1193年去世了。此后又过了十年。

这时，玛丽亚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小声地说道："啊，咱们走吧，萨拉丁会来的，萨拉丁……"

迎面走来了一名十字军军官。军官一般都会有部下跟随，但他只是一个人，而且腋下还夹着一本书，书名是《神秘神学》。

玛丽亚指着那本书说道："把那本书还给我，那是我的书。因为太重了，所以放在那里的。"

"真的吗？"那名男子说，他的衣服很脏，但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他的身材很健美。

玛丽亚蹲下身子，在地上用手指写了一个"玛丽亚"，然后说："在那本书的第三页，有和这一样的签名。"她说着慢慢地站了起来。

男子翻开了第三页，上面的确有和她刚才在沙子上写的"玛丽亚"完全相同的字。

没必要对照字形，只凭她知道第三页有签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很明显是这名男子拿了她放在那里的书。

"没错，这是你的书。还给你。"男子递过书来。

然而，玛丽亚没有接，她说："你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吗？在罗马，这本书好像是禁书。听说只要拥有这本书就是犯罪。"

"嗯，我知道。而且禁止这本书的不只是罗马，实际上我曾经也有这本书，不过被没收了。所以说刚才在地上看见这本书，我觉得是神的指引，心中一阵狂喜。我还有三分之一左右没读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借来看看。"

"我们无家可归。"乌思塔尼插了一句嘴。

"那么，这么办吧，"这名貌似十字军军官的男子说道，"我有仆人，也有房子，如果方便的话，就到我那里去吧。我一个人住。"

这名男子自称亨利。

这是玛丽亚她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你们是聂斯脱利派吧？"

西方来的旅人（3）

两人谁都没有回答亨利的问题，不过，沉默就表示默认。

罗马士兵们视为敌人的是东正教派的人，而像聂斯脱利派、雅各布斯派或者阿尔梅尼亚派等，反而可以说是朋友。然而在君士坦丁堡，他们毕竟都是少数派，所以还是逃跑最明智。

"不过，这股狂热也快冷却了，聂斯脱利派的人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亨利说道。

这些事玛丽亚、乌思塔尼都不知道。在君士坦丁堡，聂斯脱利派是少数派，虽然未被禁止，但随时都有被禁的可能。

"这种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西方到底怎么样了。"玛丽亚说道。

"以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吧。"亨利笑着说道。

"这副狼狈相真不好意思。"玛丽亚对自己微脏的装扮感到不好意思，这样说道。

"不很高明呢。"亨利说。

"不很高明？什么啊？"玛丽亚一头雾水地问道。亨利好像感到很愉快，轻轻地笑了笑答道："这种时候弄脏身子的装扮可以理解，可是你们太不高明了，弄脏的方式。"

亨利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两个女人会跟他走，他的脚步虽然放慢了，但也没有特别地停留等待，只管自顾自地向前走了。

亨利一个人住在一幢独立的建筑物中。由于当地百姓受拉丁暴乱的惊吓落荒而逃，导致许多建筑物人去楼空。尽管如此，因为十字军的人数也很多，所以像亨利这样一人占据一整幢住宅的情形还是很罕见的。

"你住的地方可真够宽敞的。"乌思塔尼说道。

"这里本来住了五个人，一个回了罗马，三个去东方传教了，昨天刚踏上去印度的路。结果就剩下我一人了。对了，去罗马的人也是今

天刚登上船的。"亨利这样说道，终于转过身来。他比想象中的要年轻，也就二十五岁左右的样子。

"你是去东方传教的吗？"玛丽亚问道。

亨利点了点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刚取得传教的资格，还没领到法袍呢。"

乍看他穿的就是十字军士兵的服装，可仔细观察的话，他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之类的东西。因为他看上去很健壮、神采奕奕，所以误把他当做军官了。这也情有可原，亨利原来就是军官，只是在中途改变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由于没有法袍，只好仍旧穿着军装。

"像你这样的人多吗？脱下军装，换上法袍的人？"玛丽亚问道。

亨利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人。嗯，有人倒是有这个心情，可是真的做到这一步就难了。再怎么说，通过正式考试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每个人的际遇不同。"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吧。亨利先生，你要求去哪里传教呢？"玛丽亚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们也许不知道，是一个叫乃蛮的国家。"亨利说道。

西方来的旅人（4）

亨利迈步向前走去，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名给玛丽亚和乌思塔尼带来的震撼。两个女人不由自主地相互握紧了手。

"是很靠东方的一个国家。"亨利接着说道，"关于那个国家最近有些奇怪的传闻。那个国家的国王是基督徒，现在他正召集东方的信徒去歼灭危害基督教的家伙们。据说那个国王名叫普雷斯特·约翰，也就是约翰长老。"

关于约翰长老的传说玛丽亚她们听过很多次。来自东方的她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被人问及其真伪了。

"据我所知，约翰长老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这是她们俩统一的见解。东方确实有基督徒的国王，像克烈的王汗、她们故国乃蛮的太阳汗都是基督徒，这点没错，但是没有传说中的约翰长老那样浪漫的国王。对东方的基督徒国王抱以过高的期望并不合适，因此断言根本没有那样的人反而感觉更轻松一些。

"根本没有约翰长老，我调查过了。确实有聂斯脱利派的国王，不过只是普通的国王而已，非常遗憾。"亨利说，他的看法和玛丽亚她们的大致相同。

"本来如此。"玛丽亚不由得说道。

亨利似乎对玛丽亚的反应感到有些吃惊，他仔细地看着玛丽亚和乌思塔尼，问道："你们知道乃蛮这个国家吗？它的国王是聂斯脱利派的。"

乌思塔尼抢着回答："我们是十六年前从乃蛮来到这里的。不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们是乃蛮的人啊……"亨利闭着眼睛沉吟了一会儿，又追问道，"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是的，正是这样。"这次，玛丽亚回答道。

"那么你们不知道你们国家现在的情况了？"亨利问。

"三年前，曾经从商人那里听到过一些……"

"我本来打算去乃蛮，但因为战乱被迫留了下来。"

"战乱？"

"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最近三年，认识的商人也不再来了，所以无从知道故国怎么样了。"玛丽亚低着头答道。

"蒙古一个名叫铁木真的人消灭了东方的国家。去年克烈也被他消灭了，那个国家的国王号称王汗，也是聂斯脱利派的人，据说他是铁木真父亲的朋友，不过最终还是被杀了。"亨利说道。

"那么，他现在正在攻打乃蛮？"玛丽亚问道，"铁木真？这名字我好像听到过几次，还有蒙古这个名字。"

"我只知道铁木真攻打乃蛮的事情，胜负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正在君士坦丁堡等候这方面的消息呢。"亨利仿佛要安慰她们似的说道。

西方来的旅人（5）

总之，玛丽亚她们知道了一个名叫铁木真的人攻打了乃蛮，战场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乃蛮。无论亨利怎么安慰，乃蛮处于劣势这点很明显。玛丽亚还在国内时，乃蛮就分裂成了南乃蛮、西乃蛮等几块，缺乏统一。玛丽亚的父母去世后，监护人把她送出国，好像也是为了使她远离政权的纷争。

玛丽亚对故国没有什么眷恋之情，她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到国外的，所以如果此时乃蛮灭亡了的话，反倒让她觉得解脱。

"前段时间在休战，不过应该马上就有行动了。有消息的话我一定告诉你们，请你们再耐心等一等。"亨利说道。

战争必须要等到马儿肥壮的季节才会开始，在等待期间，人们已经嗅到了血雨腥风的气味。

玛丽亚她们也曾想过是否搬回自己原来的住所，但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像现在这样住在亨利的房子里更好，因为这里被十字军完全保护了起来。

玛丽亚得到了类似十字军家属的待遇，因拉丁暴乱而四散逃窜的仆人们也陆续回来了。

过了十天，有关东方战况的消息传来了。由于亨利是摇着头走进来的，大致情况不难猜出。

"乃蛮灭亡了，太阳汗失踪，铁木真宣布胜利。"亨气垂头丧气。

对他来讲，本来像这种野蛮人之间的战争，谁胜谁负都无所谓，不过由于交战一方的首领是基督徒，所以可能的话，还是希望乃蛮能够获胜。

"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亨利最后说道。

不过，蒙古的铁木真获胜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

现在连太阳汗被捉、其子屈出律逃走的消息也尽人皆知了。对于基督徒国王的悲剧，亨利不禁洒下了几滴同情之泪。

然而，过了一周左右，又传来消息说蒙古的铁木真制定了法令，禁止所有因宗教产生的歧视，并以书面文件形式颁布了下来。蒙古没有文字，蒙古人可能像乃蛮用畏兀儿文字表述自己的语言乃蛮语一样，造出了蒙古文字吧。因为有范本，应该很快就能造出来。

这道法令的颁布，表明蒙古承认了宗教自由。

这个消息在君士坦丁堡宗教界掀起了一阵热潮，人们纷纷议论着：有志愿去蒙古那里的人吗？对了，前些日子，不是有一个人申请去乃蛮的吗？

在东方传教部中，蒙古的这个宣言，促使大家想起了亨利。

亨利被叫来了。

相关方面对他进行了种种考察，最后同意他带两名年长的仆人一同去传教。此外还允许他再配备两名随从，这两名随从可以到当地雇。

至于仆人，亨利早就登记了玛丽亚和乌思塔尼，她们和东方传教部毫无关系。

亨利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玛丽亚听说铁木真允许人们在他的领土内自由旅行的消息后，好像突然起了思乡之情。这并不是亨利诱导的，而是她自己很想回家。

西方来的旅人（6）

君士坦丁堡很舒适，但有比舒适更吸引她的什么东西在召唤着她。那到底是什么，她也不明白，不过，它显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是草原的呼唤吧？"乌思塔尼这样说。但玛丽亚并不清楚。她隐约感到在离开故乡十多年后的今天，自己似乎还能做点什么。

而且，这次的拉丁暴乱，把她一直深信不疑的东西捅了一个大窟窿。

乃蛮已经亡国了，而这场突然袭击她的乡愁大概就与乃蛮的灭亡有关吧。正因为国家没有了，所以才想回家，或许就是这样，玛丽亚虽然不知详情，但她感到只要国家还存在，自己就不能回去。国家灭亡了，玛丽亚也自由了，像她这样流亡海外，是国家造成的。

乌思塔尼虽然一直很向往文明社会，但眼前的这场拉丁暴乱彻底颠覆了她的这种向往。而且，对于现在的她来讲，如果没有玛丽亚的话，人生根本就没有意义。所以她除了跟随玛丽亚一起回草原之外别无选择。

从君士坦丁堡到铁木真的大本营非常遥远，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也很耗费时间。

他们一行是在乃蛮灭亡后的第二年九月才起程的。因为与各地教会联络、准备送给各地伊斯兰领导者的礼物等，安排好所有事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教会中人关心的问题是谁会比自己的教派更早踏上蒙古的土地。此外还关心克烈、乃蛮的聂斯脱利派人的动向。不过他们知道征服者对此类事情一向漠不关心。

离开君士坦丁堡后，亨利一行人的行进速度很慢，因为他们要一边走一边搜集情报。

①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最终他们决定从咸海经撒马尔罕①进入西辽。西辽也称黑契丹，契丹族原先在东方建立了辽国，后被女真

族建立的金朝打败，逃到了遥远的西方。西辽是流亡政权，据说它的国民非常老实、本分。

"我很喜欢有过亡国经历的人，因为他们不趾高气扬，能够很好地理解别人的痛苦和悲伤。"亨利说。

西辽原本是一个佛教国家，但由于离开本国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也很多，另外幸运的是那里还有一部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

"咱们先去八剌沙衮吧。"亨利说。那是西辽的首都。

途中因乌思塔尼生病疗养等缘故，距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已经过了两年了。

绿色的原野绵延不绝。

一支马队从这里经过，八匹马中，有两匹是换乘的马，既没有坐人也没有载行李。这支队伍中有两个女人，四个男人。男人中有一个是亨利，剩下三人均是在当地雇用的工人。

三名工人中，有一个是从阿勒颇①一直跟来的约翰，最初雇用他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而现在已长了胡子。剩下的两人则是进入西辽境内雇用的。

西方来的旅人（7）

①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约翰是个非常开朗的小伙子，他们一行人的旅途很愉快，笑声不绝。特别是约翰，表现得很活跃，他能很快地和途中碰到的人成为好朋友。不知什么原因，他特别擅长与语言不通的人打交道。

快到八剌沙衮的时候，亨利一行和一支十数人的商队成了朋友。商队头领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能言善辩，好像精通数种语言，而且他的笑声非常有特征，那是一种天真无邪的笑声，但笑声中总有一种警惕感。

那笑声让玛丽亚感到了不安。确实，像在哪儿听过这种笑声。当时，这笑声的主人还是一个少年，他的年纪与玛丽亚差不多。对了，他叫屈出律。

连名字玛丽亚都还记得很清楚。他是乃蛮王子中的一人，父亲太阳汗败给铁木真后应该已经死了。铁木真现在应该拼命地在寻找屈出律的行踪。能从那样的重围中逃脱出来，可见屈出律也不是一个平凡的王子。

玛丽亚知道屈出律的真面目。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引诱后宫的女性了。后来就发生了被他抛弃的女子殉情自杀的悲剧。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想来，也许就是因为玛丽亚知道了这件事才被送往国外去的。她曾苦思过很多遣送她去君士坦丁堡的原因，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正确答案。或许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

多年后又与屈出律在八剌沙衮附近不期而遇了，玛丽亚这个平凡的名字他大概已经忘了吧？况且那是十五岁时的事情，现在两人都已年过三十了。尽管如此，玛丽亚还是掩紧了面纱。当时乌思塔尼在别的地方，好像不知道那件事情。

"好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在马上待得都快散架了。"亨利说着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玛丽亚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这样就可以让屈出律他们先走了。对她来讲，屈出律不是令人愉快的同行者。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有人跑来大声地报告："好消息，直鲁古殿下决定收留咱们了。"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安心了。"屈出律说道。

直鲁古是西辽的国王。

乃蛮败给了铁木真，国王太阳汗被杀，王子屈出律流亡各地。对铁木真来说，庇护屈出律的人就是他的敌人。如果只是施舍给屈出律一餐一宿还问题不大，但要是收留他的话就是严重问题了。

直鲁古决定收留屈出律，可能是他从地图上看，觉得西辽离铁木真很远，因而比较放心的缘故吧。而且屈出律一行不过十余人而已，不怕他有什么作为。铁木真把乃蛮人迁移到了阿尔泰山山麓，或许这件事情已经就此结束了。

但是，如果屈出律振臂一呼的话，或许能够聚集数千人，特别是乃蛮那些隐藏起来的精兵强将。

西辽国王遣使来报，本来应该亲自迎接太阳汗的儿子，但现在正在狩猎中，就失礼了。

"真是个逍遥自在的国王。"屈出律说道。

玛丽亚的后背感到了阵阵寒意。屈出律可能不记得她了，但她仍然记着他那张英俊的脸庞。那时候，下一个牺牲品，无论从年龄还是从美貌上来讲，都该轮到玛丽亚了。

屈出律他们在附近坐下闲聊起来，主要是屈出律一行在问西辽使者种种问题："你们的国王经常打猎吗？"

使者回答道："在我国，这是他们父子吵架的导火索呢，哈哈！"

"王子很讨厌打猎吗？"

西方来的旅人（9）

成吉思汗的大军已经近在眼前，而西辽却似乎没有什么紧张感。

"如果说我有什么憎恨对象，那就是每次狩猎时被驱赶出来的鹿和山犬之类的东西。"据说西辽国王、古儿汗亦即直鲁古总爱这样说。然而，他忘记了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夺取哈剌汗王朝土地的事情。的确，西辽没有镇压原哈剌汗王朝的宗教伊斯兰教，但也没有加以保护。征服者似乎永远不明白被征服者的心理。龇着牙随时准备向西辽国王冲过来的绝不仅仅是鹿和山犬之类的东西，这个道理连玛丽亚都明白。

玛丽亚觉得不能在这个国家长时间地逗留。不在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的庇护下，是无法开展宗教活动的。

幸运的是，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他认为哪种宗教的教义都有好的地方，所以他不排斥任何宗教。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宗教观。

面对亨利，玛丽亚什么也没说，但两人思考的问题是大致相同的。不管怎样，尽早谒见成吉思汗是最重要的事情。

"铁木真，啊，不，成吉思汗会见咱们吗？"察觉到什么似的，亨利总爱这样叨念。

听说成吉思汗很公平，对中国的佛教、道教、儒教的代表都同等地接见，另外还接见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代表，听取他们的说法。不过，对方值不值得接见，则由成吉思汗自己决定。

亨利他们事先调查了各地传教领袖的意愿，只要不触犯宗教的根本，都会尽可能地作最大的让步。

据亨利所知，成吉思汗大体上是认可伊斯兰教的，只是反对麦加朝圣，原因是不公平。因为像穆罕默德那样生活在麦加附近的人很容易做到这些，但规定远方的教徒也要履行这个义务的话，就不能赞成了。由此看来，成吉思汗是从一个有常识的人的角度来反对的。

谒见这种有常识的人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成吉思汗的人格魅力敦促亨利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与眼前昏庸的当权者直鲁古相比，远方通情达理的成吉思汗更令人向往。

自踏入西辽的土地后，亨利一行人休息的时间好像也缩短了。玛丽亚、亨利的心情不可思议地高度一致。

"好了，赶紧赶路吧。"玛丽亚说道，她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国家，那急切的心情从她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出来。

不知道乌思塔尼怎么想，很难从她的行动中判断她真正的想法，或许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真正想法，离开文明社会的悲伤可能掩盖了她重返故乡的愉悦。尽管如此，她可能还是觉得跟随玛丽亚的义务更为重大。

怀着各自的心事，他们这一行人，急匆匆地穿过了西辽的土地。

后宫诞生（1）

就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十字军亦即拉丁人手中的1204年，在东方曾经辉煌一时的乃蛮灭亡了。

消灭了克烈的铁木真，又挥兵进入了乃蛮。乃蛮为了抵御，有意与背后的势力白鞑靼的汪古部联合。汪古部是居住在阴山山脉靠近长城的小部族。

此时，汪古部被迫尽快选择跟乃蛮还是跟蒙古结盟。由于居住在长城附近，他们深知双方实力的差距。

汪古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蒙古。汪古部的首领名叫阿剌忽失·吉惕·忽里，他没有将使者派到乃蛮，而是遣往了蒙古。使者出示了乃蛮欲与汪古部夹击蒙古的确凿证据，这为铁木真进攻乃蛮提供了一个借口。

在以后很长时期，汪古部一直受到蒙古的非常礼遇。这是自铁木真时代起，蒙古人就像遵守戒律一样遵守信义的表现。

对克烈战后不久，蒙古就发动了对乃蛮之战。

这时期，作战是非常迅速的。

关于乃蛮王太阳汗的战死，流传着一个悲壮的传说：当时，围着满身疮痍的太阳汗，部下们大声地喊叫道："古儿别速王妃已经梳妆打扮好，穿着美丽的衣裳等待大王您的归来呢。现在，您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古儿别速是一位绝世美女，是太阳汗的爱妃。部下们想通过呼喊美女的名字，唤醒濒死的英雄，这是非常具有草原战争特色的做法。

然而，频频呼喊美女的名字，也无法挽留住太阳汗的生命。他的部下围绕着主人的尸体深切致哀，不久，就全都拿起武器，冲到决死的战场中去了。

"行了，你们已表现得很英勇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乃蛮武士的勇敢。好了，大家都放下武器投降吧，对于有勇气的人，我们是不会亏

待的。"铁木真一方的人喊道。他们还用乃蛮语喊了同样的话，然而，没能说服这些乃蛮勇士。

"我们的回答没有变，那就是乃蛮的男人都是这样战死在沙场上的。"乃蛮的一个名为豁里速别赤的勇士代表同伴如此回答。后来他们全部战死在那里了。

那是玛丽亚还在君士坦丁堡时发生的事情。

太阳汗战死并不代表对乃蛮的战争就此结束。乃蛮这个国家很大，严格来讲，它的中心分裂成了好几个部分，因为这个国家内部一直不和。乃蛮王太阳汗虽然战死，但同样称汗的弟弟不亦鲁黑在哥哥死后还继续抵抗了两年，于1206年败死。而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在父亲、叔叔死后，逃到了西辽企图东山再起。

每经历一场战争，铁木真似乎都更成熟一些。人人都在颂扬他的武勇。然而，与武勇相比，他的智慧更加杰出。而且，他还有令人惊诧的记忆力，一旦进入他脑子里的事情，就好像永远印在那里，再不会忘记了。

最初，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人们会有忘性。他不能理解乃蛮、畏兀儿或者中国人为什么要有文字。

随着阅历的增长，他慢慢地明白了把事物记下来是为了防止忘记，普通人是会忘记的。所以他比谁都深切地感觉到需要造出文字来，虽然他自己不需要。

后宫诞生（2）

消灭乃蛮时抓获了大批的俘虏，其中有一名叫塔塔统阿的人。他原本是畏兀儿人，是乃蛮宰相，掌管印信。像乃蛮那样，在王之外还有主张自己正统性的人时，由他保管的印信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塔塔统阿是在准备逃跑时被抓获的。他为什么要逃跑，对于一般的不知印信权威性的蒙古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铁木真知道，他是要创造文字的人。他知道畏兀儿文字是最适合表现自己语言的文字。

"命令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来表现我们的语言，还有保管印信的工作也交给他。"铁木真这样命令道。

保管印信意味着什么，在军队之中只有铁木真知道。印信代表铁木真的话，所以，保管印信的人的权威是特别高的。这样塔塔统阿的权力顷刻间就变得非常大。蒙古的武将们对此感到很不满。

铁木真解释道："我不是赋予塔塔统阿权力，我是赋予我自己的话语以权力。记录我话语的人是他。目前，最明白这点的是塔塔统阿。"

他让蒙古王族子弟都学习畏兀儿文字，然而，铁木真自己决不学习。对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他，没有学习文字的必要。不过，他嘴上不这么说。

他说："我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脑袋也僵化了，没有必要再学文字了。"人们从他的话里绝对感觉不到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学习文字的傲慢，反而觉得他是认为自己脑袋不灵光学起来太困难，这是铁木真式的谦卑。实际上，这种谦卑却是铁木真最锐利的武器。

用畏兀儿文字表达的蒙古语，首先应用到了军令以及其他与军事相关的文件中。而负责保管这种文件的人主要是富有语言才能的乃蛮人、克烈人，或者像客人一样的畏兀儿人。

使用的文字虽然是畏兀儿文字，但表达的归根结底是蒙古语，本来这种事情应该由蒙古人来做，但是，以出人头地为目的的蒙古人往

往选择尚武的道路。铁木真明白蒙古人的这种性格，所以特别重视读写的才能。

为了表示对读写才能的重视，他制定了多种优待能用畏兀儿文字表达蒙古语的人的方法。比如说为了表彰这种人才，让他们佩戴做成笔形的饰物。

戴上这种饰物，一眼就能看出该人所具有的才能，但是，人们不愿意让人知道这点，所以谁也不会主动佩戴这种东西。即使强制佩戴，也都想办法尽量不让人注意到。

由此可见蒙古人轻视文字到了何种程度。为了扭转这种风气，铁木真可谓煞费苦心，而且好强的他还要尽量不让人觉察到这点。

乃蛮战役最主要的敌人，不用说是乃蛮，但蒙古人最憎恨的是反蒙古同盟的副帅蔑儿乞部。乃蛮离得很远，过去蒙古和它没有什么过节儿，然而，和蔑儿乞却打过很多次仗。

后宫诞生（3）

居住在贝加尔湖畔的蔑儿乞部对于蒙古部来讲是古老的邻居，同时也是世代的敌人。

在同样甲子年（1204）的战争中，与对乃蛮相比，对蔑儿乞战争蒙古投入的力量更大。

战争的乐趣之一就是在敌人面前蹂躏他们的妻女。如果要问人生最大的欢乐是什么，可能有人回答狩猎，有人回答骑马，而铁木真则说是在哭喊的敌人面前玩弄他们的女人。

乃蛮首领太阳汗有美貌的妻子古儿别速，蔑儿乞有答亦儿兀孙的美丽女儿忽兰。最终她们都落到铁木真手里。

"会是哪个呢？"部下们议论纷纷，他们的话题是妖冶的古儿别速和清纯的忽兰，哪个更能打动铁木真的心。草原的男人们讨论这种话题时，是无须压低声音的。

"肯定是忽兰，那么清纯可人。"

"得了，不光是美丽、可爱的问题，古儿别速有一种让人迷醉的魅力。忽兰只不过是个小姑娘嘛。"

说得也是，两人各有所长。古儿别速是太阳汗的妻子，而忽兰毫无疑问是个清纯无瑕的处女。

最初，护送忽兰来的男子因被怀疑与忽兰有染，差点儿被砍头。不过在由铁木真亲自参加的"处女测验"中，忽兰合格了。

"到底还是忽兰。"

"不，古儿别速的来路很清楚，根本不需要什么奇怪的测验。"

对于同一件事，各人的看法各不相同。

的确，"处女测验"是很奇怪的。不过，以蒙古为首，游牧民族对此并没有感到异样。如果说自己是处女，测验一下不就清楚了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古儿别速是打仗夺来的，而忽兰则是蔑儿乞部的一个酋长答亦儿兀孙敬献来的，所以需要奇怪的测验。

对铁木真来说，除蔑儿乞部之外，还有一个夙敌塔塔尔部。

塔塔尔这个名称，从广义上来讲指北方的异族。名字太过大而无当，因此连塔塔尔部都有些不太喜欢被这么称呼。

蔑儿乞部有时是铁木真的敌人，有时也是他的战友。但是，塔塔尔部则始终是他的敌人。

由于塔塔尔部位于最东南端，所以与中国的关系很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就是促使北方的蛮夷彼此间关系恶化，相互争斗。金朝奖励塔塔尔抓捕周边的蛮夷首领。铁木真的祖父就是被塔塔尔抓获并献给金朝而被杀害的，铁木真的父亲也是被塔塔尔毒杀的。因此，他对塔塔尔的怨恨之深是蔑儿乞无法比拟的。

铁木真后来拥有四大斡儿朵。斡儿朵本来是用羊毛毡制成的大帐篷，可以容纳数百人甚至一两千人。不过，斡儿朵一般代指大本营。

不过，铁木真的四大斡儿朵意指后宫。斡儿朵各有所主，第一斡儿朵的主人不用说是铁木真的正妻孛儿帖。

第二斡儿朵的第一主人是忽兰，第二是古儿别速，看来到底还是清纯可人的忽兰更让铁木真动心。第三斡儿朵的主人是也遂，第四斡儿朵的主人是也速干，这两人是姐妹。

后宫诞生（4）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除第一斡儿朵的孛儿帖外，其他斡儿朵的主人没有一个是纯粹的蒙古血统的女人，反而是铁木真恨之入骨的塔塔尔、蔑儿乞出身的人更多。

大概铁木真认为让这些外国血统的美女为自己生孩子，可以使她们尽快蒙古化吧，而且就连他的儿子选妻子也是如此。

在四大斡儿朵还没有建立之前，有一回达达马斯问铁木真："你为什么总是把忽兰和古儿别速放在一起呀，要是我的话就让两人分开。"

铁木真板着脸答道："为什么不能放一起？是有顺序的。对了，我是按顺序来的。"

"哦，按顺序啊。的确，那之后在我印象中……"达达马斯说到这里，咧着嘴笑了。

铁木真确实喜欢把忽兰和古儿别速安排在一起。年长、妖冶的古儿别速更反衬出忽兰的年轻甚至幼稚，而古儿别速成熟的躯体也使忽兰的青涩显得更迷人。

如果把这两个女人合而为一的话，就完美了，铁木真内心这样想。所以他与忽兰共度良宵后的次日一定会叫古儿别速来。甚至有时候在古儿别速余香犹存的地方，又与忽兰翻云覆雨了。对于精力绝伦的铁木真来讲，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有时一天甚至会超过两次。铁木真是个不知疲倦的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闺房中的事铁木真只对达达马斯一个人坦率地讲了。

铁木真的酒德不是很好，醉酒后他有拽人胡子的毛病。有一次，他和达达马斯两人痛饮的时候，这个毛病又犯了。

铁木真使劲拽了一下达达马斯的胡子，虽然以往也拽过很多次，但这次的力气格外大，结果胡子被拽下来了。

"啊，你的胡子是假的？"这让毫无心理准备的铁木真大吃一惊。

达达马斯当场跪到地上，连声哀求道："请您恕罪。"他的额头在地面上不停叩着。

达达马斯在欺骗主人，明明没长胡子却戴上假胡子，说明他是一个宦官。是宦官本身并不是罪过，但作为臣下欺骗主上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所以达达马斯跪在地上求饶。他欺骗了主人，被砍头也是理所应当的。特别是铁木真，对伪造过去经历的人非常严厉。隐瞒自己是宦官的达达马斯，趴在地上颤抖着也在情理之中。

"哈哈！达达马斯，你又不是我的家臣。所以你没有欺骗我，嗯，不是吗？"铁木真说道。

他手里转着拽下来的胡子，接着说："对了，从今天起你就做我的家臣，做我的家臣后，就不许再作假了。明白吗？"

于是，从那天起达达马斯正式成了铁木真的家臣。

宦官要做的事情早就规定好了，本来这是游牧民族不需要的一种工作，但成为像铁木真这样的统治者后，就需要专门管理女性的人了，这本来就是宦官的工作。

消灭克烈、乃蛮后，铁木真集团终于从单纯的游牧民集团成长为"帝国"了。一个帝国有多种多样的必需品，后宫就是其中之一，在后宫工作的人也是如此，这是以往没有的。

达达马斯可以说是蒙古帝国的第一代后宫总管。

巨大的帝国，为了便于统治，是需要划分成若干部分来管理的。负责制定这个草案的就是达达马斯。他通过划分宫廷，对帝国进行了重组。

后宫诞生（5）

女人们被分成了四组，忽兰和古儿别速在同一组。其他性格上不合的女人，都被很巧妙地划分开了。

看到女人们的分组表后，铁木真什么也没有表示，只是若无其事地说："嗯，就这么办吧。"

铁木真好像对这件事没什么热情，其实他却在暗自赞叹，因为如果让他来自己分配的话，他会制定出与此完全相同的表格来。

表面上铁木真好像对女人们的争斗漠不关心，但实际上他是非常感兴趣的。达达马斯深知这点，所以他非常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好吧，你的第一项工作算是圆满结束了。"铁木真说。

达达马斯悬着的心放下了。

后宫的划分对铁木真来讲固然很重要，不过到底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件事情不解决的话，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它虽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关乎男人的傲气。

铁木真必须要和自幼相识的、多年的夙敌札木合作一了断。

两人的关系很复杂。

最初铁木真和札木合是安答，也就是盟友，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分道扬镳了。

两人的第一次战争由札木合的弟弟给察儿偷了铁木真家臣的马引起，即所谓的"十三翼之战"。那场战争后，获胜的札木合一方的人，反而大量地加入了落败的铁木真一方，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铁木真胜利了。

聚集人当然要有声望，但也不仅仅依靠这些，因为人们都必须要投靠有获胜希望的一方，以延续明日的生活。因此，在力量上七对三是可能的，但八对二就不行了，八对二与十对零的结果是一样的。

消灭乃蛮后，残存势力已经不是问题了，草原的大势已经决定了。

札木合阵营里的人，成千上百地在减少。按草原的计算法，以十比三胜利后，结果不是十比零，而是吸收了敌人的人最终成为十三比零。

札木合与铁木真打过很多次仗，最后札木合只剩下五个人了，而且还被跟随他的这五个家臣所出卖。

铁木真与札木合是"安答"，杀死安答于心不忍，然而，札木合要求"赶快杀掉"他。

杀死贵族是有一定的方法的，不能流血，把要杀的人套进袋子中，折断他的关节，这样一滴血也不会流。

据说突厥、蒙古的萨满教有这样的传统。总之札木合的结局是很悲惨的。

出卖札木合的人期待着能得到铁木真的奖赏，但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像这样的背叛行为是铁木真最痛恨的，哪里会有奖赏，结果以背叛君主的大逆之罪将他们处死了。

这点在蒙古的成文法制定出来后，也明确地继承了下来。对君主的背叛会被处以最高的刑罚。

波斯史学家、《史集》作者拉施特完全没有提到札木合之死，而《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则认为札木合活到1220年，最后死于布哈拉①。

①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总之，札木合的结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他该谢幕了，而铁木真必须在某处消灭札木合。